散文

一考未必定终身

梅桑榆

大凡做过学生的人，都饱尝过考试的滋味。平时要考，学期之中要考，学期之末要考，升学更是要大考特考。而每考一次，都如同过关。若是英雄盖世如关羽，当然可以过五关斩六将如入无人之境，然而莘莘学子，大都是肉骨凡胎，并且要过千百道关，斩多如牛毛的将，一道重要的关过不去，就有被拒之校外的危险。故学生最怕的是考试，而给他们带来最大痛苦和最大欢乐的也是考试。

时隔多年，我对上学读书时应付考试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平时的小测验，学生就像毫无准备的战士遭受突然袭击，只有靠平时练就的本领予以抵挡。遇上期中、期末，特别是升学考试，学生们就仿佛战士进入一级战备。他们虽不需像战士那样挖战壕、筑掩体，但却要将可能考到的功课一一记牢。出题的老师是躲在暗中乱放冷箭的射手，而学生则要用时间和记忆锻造自己的铠甲，以防被冷箭射中要害。上课与自习的时间全部用足，还要加班加点，走读生回家后继续挑灯夜战。住校生的宿舍9点半熄灯，于是校园里的路灯便成了他们照明的工具。深夜与拂晓，都有学生在那昏黄的灯光下苦读。所谓“临时抱佛脚”，已是多数学生的通病。只有两种人不买“佛”的账：一种是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的人；一种是破罐破摔，自暴自弃的人。这两种人哪怕是考试在即，也照样游戏于操场，酣睡于宿舍。前一种人看待考试，就像诸葛孔明和周公瑾指挥赤壁大战，谈笑间，便可使曹操的战船“樯橹灰飞烟灭”。后一种人看待考试，就像佛门中修不成正果的愚顽之徒，得过且过，得快活时且快活。

那些期中、期末等与升级有关的考试，只是学生们自己埋头于书本，拼搏于考场。而到了中考、高考，学生便成了在前线作战的将士，整个家庭便成了后勤部队。因为这样的考试关系到孩子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一家人视考试为攻关，为了能让前方将士全力以赴，后方的百姓也团结一心，共同对敌。真的像作战那样运粮草、送弹药，倒是不必；但清晨早起，为将士奉上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夜间陪读，为将士递上一杯饮料或牛奶，却是必需。至于生活琐事，概不用将士过问，过问了怕分散精力。即使是厨房里的油瓶倒了，也不用将士去扶，扶一下怕耽误了将士的时间。到了将士闯关的那几日，后勤部队在心理上也进入了临战状态。那送儿女考试的场面，更是蔚为壮观，父母亲把儿女送到考区，还要目送他们走进考场，那场面虽不像送儿上战场一样悲壮，但被送者大多一脸严肃，如临大敌；送人者表情里则透着鼓励，写着期望。随后，送人者就站在考场警戒线以外，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等待被送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冒酷暑、顶烈日地挺立在那里，可以对儿女产生精神感应，可以鼓舞攻关者的士气，可以使儿女多考几分。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的心此时已与考场上的儿女紧紧连在一起。再说那些攻关的将士，有的奋笔疾书，有的握管踟蹰，有的镇定自若，有的茫然无措……将士们此刻须拼智慧、拼知识、拼经验、拼心理……考场上的超常发挥，可以使一个平时成绩一般的人考出高分；心理素质不佳，也可以使一个平时成绩突出的人频频失误。有的人只因多考了一分而金榜题名；有的人却因少考了一分而名落孙山——一考定终身，使多少人尝到侥幸的甜头，又使多少人终身遗恨。

考试，使学生受尽煎熬，直到走出校门，他们才不再受这种笔墨之刑。然而，当他们踏入社会之后，又要面临另一种考试——对他们的适应能力、社交能力，应变能力、动手能力与创造能力的考试。在学校里常考高分的人，面对这种考试，也许变成了一个低能儿；学校考场上的败兵，在社会的考场上也许变成了一位常胜将军。而能顺利通过这种考试的人，才是真正有才能的人。由此可见，每年决定万千学子能否升入大学的一场考试，又未必就能定终身。

雨晴千峰碧（国画） 王剑兰

郑邑旧事

西晋文学家潘尼

李景会

潘尼是今郑州市中牟县城关镇大潘庄村人，是西晋文学家，自幼就才气横溢，但他性格恬淡，不喜欢争名夺利。晋武帝太康六年，即公元285年，潘尼被举荐为秀才，并出任太常博士（太常寺的属官）。晋惠帝元康二年，即公元292年，潘尼出任太子舍人（太子詹事府属官）。晋惠帝元康八年，即公元298年，潘尼又升迁为尚书郎，两年后又转任著作郎，负责编修国史。潘尼不论在何处任职，都是勤勤恳恳，忠于职守，废寝忘食，细致谨慎。在任地方官期间，潘尼宽容百姓，体恤民情，深得民心，是当时难得的良吏和清官。

晋惠帝永康元年，即公元300年，当时的赵王司马伦兴兵作乱，把持朝纲。司马伦的亲信奸臣孙秀当权，此人诬陷大臣，官报私仇，致使朝廷之中血雨腥风不断，人人噤若寒蝉。潘安和石崇惨案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潘尼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感到朝廷之中即将风云突变，就借病请假，要回归故乡中牟，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给先人扫墓。朝廷准其所请，他立刻离开了京城，日夜兼程回故乡中牟。他辞别朝廷之后，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就开始了，潘尼却得以避免了一场生死未卜的灾难。后来，齐王司马冏在许昌起兵讨伐司马伦，潘尼立刻从中牟起身，赶往许昌见司马冏，被任命为参军兼书记，征讨作乱的赵王司马伦。司马伦之乱平定之后，潘尼被封为安定公。后来，一直升任中书令（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又任太常寺卿，足见朝廷对他的器重。

晋怀帝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永嘉之乱”开始，当时的京城洛阳危在旦夕。这时，已经花甲之年的潘尼身体已经十分衰惫，他携带家眷，离开了洛阳，踏上了回归故乡中牟的路程。行至成皋的时候，被乱军阻隔住了归程，无法前行。不久，潘尼在坞壁（泊船之处）病故，享年61岁。

潘尼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一位很重要的文学家，他的文风和潘岳极其相似，注重文采。《昭明文选》中收录有他的《迎大驾》一诗，描写了潘尼对于时局的忧愤之情，钟嵘在其《诗品》中赞誉这首诗“文采高丽”。另外，潘尼还写有《石榴赋》、《安身论》、等作品，深受后人所重。明朝的扫叶山房曾经刊行过潘尼的著作——《潘太常集》十卷。

郑州地理

庄上

马清贤

庄上，是荥阳市环翠峪景区的一个村子的名字，地处二郎寨下的一个小盆地里。之所以这儿叫“庄上”，因为这里是昔日著名的“肖一品庄园”。

据说，在官兵围剿肖家沟时，肖一品骑马带兵到山门口（今日的龙脖）堵截官兵去了，留下女儿肖芬在家里保护老小。由于叛徒出卖，官兵避开正面攻击，引一队人马绕道翻越二郎寨进入肖家庄园，掠杀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少女眷。肖芬虽满身武艺，但毕竟人单势孤，又无实战经验。在官兵的一阵冲杀烧抢中，肖家庄园变成一片火海，老少女眷皆惨死在官兵的屠刀之下。肖芬见庄园难保，大势已去，就跃马提剑跳进了庄中的一口枯井里，让亲信丫环用柴草把井口堵死，才得以全尸。

庄上的枯井是个地下洞穴，直通地下河。自从环翠峪景区开发建成后，家住庄上山村的村主任焦文政，与时俱进，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从2000年开始，自投资金300余万元，挖掘开发地下溶洞2000多米，至2003年五一节前，正式向游客开放，定名“龙溪宫”溶洞。龙溪宫溶洞开放四年多来，接纳内外游客100多万人，门票收入已达120万元。随着游客的逐年增多，餐饮服务业也随之兴起，全方位满足游客需求，使当地村民的收入也相应提高。

新书架

《金丝猴部落》

传英

我们有理由把《金丝猴部落》看做是一本释疑解惑的书。它为我们全景式地展现了神农架深处由1200余只金丝猴组成的神秘世界的瑰丽情景：一夫多妻式的家庭结构，地位最卑微但责任最重大的全雄单元，金丝猴的求欢、生产与育幼行为，金丝猴的食谱及觅食，金丝猴的迁徙路线及栖息地，等等。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满足于科普式的写作，而是试图构建起一个立体的金丝猴国度。在那里，金丝猴不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动物，而是有着丰沛的情感生活，如爱与欢娱，背叛与宽容，隐忍与争斗，临危不惧的气概，愿赌服输的勇气……为了强化这一意图，作者甚至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写“它们的故事”，通过对个体金丝猴的描写，使读者能够更加真实地触摸到金丝猴充满灵性的生命，感受自然世界无穷的魅力。

美食家古清生这一回放弃了美食，怀揣着一个环保主义者对自然世界的敬畏与怜爱之心，在神农架金丝猴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们的帮助下，数次进入原始森林，近距离地观察和记录金丝猴的生存习性与活动。读完《金丝猴部落》，我更愿意相信，对于古清生而言，与其说是冒着危险去考察，不如说是去拜访人类的亲戚，并且为海拔1600米以下的尘世带回了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美好与疼痛。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

落日余晖（油画） 谢森

散文诗

春雪

陆陈蔚

回忆，一些往事又逼我脸红，我的生命大部分还活在过去，这雪飘的就是旧年的水。这新的一年又要开始，想继续懵懵懂懂，又想从此能真正面对、与世界也与自己和平相处。雪又飞，像我不得不重复说的谎言，而言语是否创造了另一种现实，在我心里春天真的可以长久不来。

过早开始回忆的人生，是睿智还是天生爱过敏？那么多雪，后来到了哪里？梅花还如刻意之坚持，桃花开过，梨花已是喜丧。这颗能回忆、会悲伤的心天生也会热烈，这颗心过去、现在、未来所思所感都不同，那一刻是真的？

春雪，多么短暂的一种存在，总是只有表面的洁白，每一粒里都包含尘土。很快一场春雪成了新的回忆，想起雪曾比盐撒得均匀，谁说不如柳絮？飞满头上时，小女孩喊：“好多头皮屑啊！”——雪会因此重新下起吗，因为我们比喻不好它？如果不是时光匆促，或许春雪会比我们更具深心，它会从从未叫做“雪”时重新来过？

小小说

政绩

侯发山

穷山恶水出刁民，这话不假。石庙乡地处偏僻，社会治安异常混乱，吵嘴斗殴、赌博盗窃之类的勾当屡有发生。那一年，张三调到该乡派出所任所长。张三是个好人，他下决心要干出成绩来，以不辜负领导们的重托和老百姓们的期望。张三爱岗敬业，处处身先士卒，不分节假日，不分严寒酷暑，他披星戴月，翻山越岭，为案件查线索，找证据，抓赌徒，追逃犯……十个月的时间，全乡发生各类案件80起，乡派出所就破获65起，破案率突破85%，这在石庙乡派出所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在这样一个破案率的背后是有一些动人故事的。

有一次，在街上摆小摊的两个商贩因抢占地盘打了起来。张三恰巧巡逻到此，他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挺身而出，掏出手铐要去制服两个肇事者时，其中一个举起砖头砸在了张三的头上，他当即血流如注昏倒在地……住了半个月的医院，没等头上的伤口拆线，他就又去所里上班了。

还有一个冬夜，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有一农户家的耕牛被盗了。张三接到报案后，匆忙和所里值班的同事打着手电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往事发现场（山路陡峭，积雪又厚，没法开车）。由于耕牛已被盗去三四个小时，他们简单了解一下情况后，便兵分几路冒雪追寻起来。张三选择的是通向后山那条路。雪，越下越大；路，越走越险；夜，越来越深……直到黎明时分，张三终于气喘吁吁地追上了两个偷牛贼，他大吼一声，一个箭步冲上去，肚子上却被重重捅了一刀……后经医院全力抢救，他才脱离危险转危为安。

自然，报纸上有了张三的名字；电视上有了张三的身影；电台里有了张三的声音……这年年底，张三因政绩显著被提拔到市公安局任副局长。石庙乡派出所的前一任所长就是因政绩显赫被提拔到市公安局任政委的。政界的人都说，石庙乡是个风水宝地，没断出大官。

张三走了，接替他的是李四。李四是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长，省公安院校毕业的学生。据说，他是主动请缨到石庙乡派出所任职的。

李四的做法与张三大相径庭，有一些甚至超出了他所管辖的范围。有领导私下说他是狗咬老鼠，多管闲事。例如，他会同乡工商所制订了占道经营管理办法，规范了集贸市场；他利用前几任给他“挣”下的几十万元罚款，到外地给石庙乡引进了一个扶贫项目；定期给全乡各村放映科技电影，组织文艺队演出有关法律法规方面的节目；组织一批滋事生非的“惯犯”到某监狱参观；选择一些案例印发成小册子发放到农民兄弟手中……

转眼间，一年时间过去了，石庙乡的社会治安形势出人意料——发案率由第一季度每月八起降到第四季度的零起。

两年、三年、四年，石庙乡太平无事，没发生一起案件，乡派出所也就无案可破，无事可做，年终总结里也就无破案率突破多少的事迹材料；报纸、电台、电视也就不再有他们勇斗歹徒的英雄壮举。

五年、六年、七年……直到现在，李四就一直待在石庙乡派出所当所长。

大清相国

工跃文 著

傅山忙低头拱手道：“贫道非红尘中人，官禄万死不受！傅山只想做个游方道人，替人看看病，读几句书，写几个字！官有的是人去做！”

萨穆哈忍不住说话了：“启奏皇上，国朝堂堂进士，都得供奉翰林院三年，才能做个七品知县！傅山倨傲无礼，不肯事君，应该治罪！陈廷敬深知傅山本性难移，却极力保举，用心叵测！”

皇上大怒道：“萨穆哈休得胡说！陈廷敬忠贞谋国，唯才是举，其心可嘉。傅山先生为学人楷模，名重四海，朕颇为敬重。朕今日当着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面说了，不准你们说傅山先生半个不字！宣其他名士觐见吧！”

百官出了太和殿，都说皇上爱才之心，古今无双。傅山那么傲岸，皇上居然仁慈宽待。只有陈廷敬心里忐忑，他看出皇上是强压心头火气。

34

一晃就是十几年，有日皇上在漪清园同臣工们商议河工，道：“张鹏翮治河多年，成效显著。朕打算南巡，亲自去看看。朕打算轻车简从，不日就可动身。所有费用，皆由内府开支，地方不得借故科派！”

这时陈廷敬早已擢任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四级，并授光禄大夫，仍入值经筵讲官。明珠早已罢相，索额图又起复做了领侍卫内大臣。

议事完毕，皇上嘱陈廷敬留下，道：“廷敬，朕每次出巡，都嘱咐各地不得借故科派，然每次下面都是阳奉阴违。你是个谨慎人，朕着你先行一步，暗中访问。把沿路所见差人密报于朕”

35

浙江总督阿山，当年同陈廷敬都在礼部做侍郎。这日，阿山召集属员商议迎驾之事。阿山说道：“皇上体恤下情，不准铺张，可我们做臣子的，也应替皇上着想。御驾所到之处，河道总得疏疏吧？路总得铺铺吧？桥总得修修吧？行宫总得建建吧？”

官员们都点头称是，只有杭州知府刘相年神情木然。阿山瞟了他一眼，又道：“藩库里的银子并不富裕，我们还是得问百姓要些。皇上临幸，也是百姓的福分嘛！”

一直默然而坐的刘相年说话了：“制台大人，卑府以为，既然皇上明令不得借端科派，我们就不应向百姓伸手。”

阿山脸马上黑了下来，道：“刘大人，你敢说这话，真是胆大包天啊！这是接驾，不是儿戏！”

刘相年道：“卑府只知道按上谕行事！”

阿山拿刘相年很是头痛，却碍着官体，只得暂且隐忍，道：“刘大人，下官也不同你多说了。你要做的是四件事，一是造行宫，二是疏河道，三是修路桥，四是建讲堂。”

刘相年没有答话，拱拱手走了。

阿山这边正同李启龙说事儿，那边有个衙役飞跑过来道：“制台大人，诚亲王到杭州了。”

听了这话，阿山哪里还顾得上李启龙，匆匆出了花园，独自骑马去了寿宁馆。

36

一位身着白绸缎衣服的翩翩少年从屋里出来，坐在了椅子上。阿山心想，这位肯定就是诚亲王了，忙跪下拜道：“臣浙江总督阿山叩见王爷！”

少年果然就是诚亲王，说道：“阿山，你当年在京行走时，我是见过你的。皇阿玛平时也是时常说起你的，只说浙江是天下最富的地方，怕只怕好官到了那里反变坏了。你治理地方得法，我已亲眼见过了，自会对皇阿玛说起。我召你来只是想见见你，并没有要紧话说。你回去吧。”

阿山道：“阿山请皇上圣安。王爷在杭州多住些日子，有事尽管吩咐。”

诚亲王笑道：“你是在套我的话儿，想知道我在杭州呆多少日子，要办什么事。告诉你，我在外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你别打这个主意。”

阿山叩了头出来，越想越莫名其妙地害怕。诚亲王召他去见了面，却是什么要紧话都没说就打发他回来了。这王爷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

阿山回到衙门，想了半日，便封了一万两银票，悄悄儿送到寿宁馆。诚亲王并不出来见他，只是传出话来，说知道了阿山的心意。

李启龙瞅准了这是个飞黄腾达的大好机会，回去督办各项事务甚是卖力。一日，衙役捕来数百人，为的是挑选迎驾百姓。刘师爷喝令大伙儿站好队，李启龙亲自过来相人。

李启龙发现一个独眼龙，厉声问道：“你是怎么混进来的？”

独眼龙可怜巴巴的说：“知县老爷，小的也是你们官府派人叫来的呀！”

21

连载

26

贾大少爷被赶出家门之后，只得来到江心鱼梁洲上混日子。

在贾大少爷落难时，唯有皮二爷没有嫌弃他。贾大少爷在鱼梁洲上忙生意，有时白天里抽不出空，皮二爷就让伙计送大烟上洲子。贾大少爷也很仗义，手头宽松时，不仅要打发皮二爷伙计的跑腿小费，还抽空时不时地上岸躺在庆丰元的单间里腾云驾雾一番。

皮二爷也少不了上花船嫖妓。皮二爷上鱼梁洲时，他总不忘顺便给贾大少爷带点大烟来。皮二爷嫖完了，让贾大少爷用银饰品付账，那大烟钱就免了。皮二爷给贾大少爷出点子，金匮银楼的金银车载船装，多着呢，您爹抠门，就缠着你娘。女人心软，谁让她是你亲娘呢。贾大少爷何尝不知找娘要钱花，可娘的手头也一天比一天紧。

27

襄阳人称女人头上戴的头巾为“浩然巾”。相传唐代大诗人孟浩然是襄阳人氏，娶的是北方夫人。北方风沙大，姑娘媳妇们出门都要戴花头巾，以遮风沙。

十一岁贾二少爷，已是出落为一翩翩少年。贾二少爷每次出门见到头戴浩然巾的大姑娘小媳妇，就特别兴奋。他嘴特甜，年纪大点的叫姨叫婶，年轻点的叫姐叫嫂。这样，小巷里的姑娘媳妇的兜里经常会备一些糖果，遇上贾家的二少爷，随手就掏出一些打发。再不，就摘下头上的浩然巾给贾二少爷戴上，逗他一乐。

阳春三月，天蓝蓝，地绿绿。

这是一个江雾弥漫的清晨，贾二少爷正在后院里用心晨读。

贾老爷隔着窗户对二少爷说：“银儿，走，跟爹到古渡口上转转去。”

二少爷不解地问道：“不读书了？”

贾老爷笑了笑：“等会回来再读嘛。”说罢，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门。

贾老爷的心情挺好，送银货去杭州的账房汉皋今早要回来。

阳光十分大方地涂洒在码头上匆忙的人流里，一艘艘顶着大红绣球的双层大木船接二连三靠了过来，这是一溜接亲与送亲的客船。

贾老爷没有在意这些接亲船，他的眼光急速地搜索着码头，寻找着自己要接的人。

贾老爷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着汉皋，却一眼就看到了身披大红花的庆丰元大烟馆的皮二爷。皮二爷双手抱拳，向人们神气地打着招呼，将得意全写在脸上。

贾老爷记起来了，昨日银楼曾接到了庆丰元大烟馆的请帖，说今日是皮二爷的喜期，皮二爷娶第三房姨太太。

贾老爷后悔不该来码头接账房汉皋。他拉着二少爷赶紧退到了一旁。

新娘子长得十分俏丽，姿态丰盈，楚楚动人。

二少爷兴高采烈地跳着叫唤着：“新娘的花花巾好看呢。”

贾老爷看了二少爷一眼：“你叫唤啥？什么花花巾，那是浩然巾。”

“爹，我要花花巾！”二少爷又嘀咕了一句。

贾老爷不高兴了：“那是女人的东西。”他拽起二少爷就要走。

二少爷一动不动，猛然提高声音叫喊道：“我要花花巾！”

码头上迎亲的姑娘媳妇们显然听到了贾家二少爷的叫唤声，掩着嘴偷偷发笑。贾老爷感到很失面子，扬起手在二少爷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几下。二少爷跌坐在地，大声哭闹起来。

“哟，这不是贾老爷么？怎能劳驾您来码头上迎着？”胸戴大红花的皮二爷挽着新娘子走了过来。

贾老爷极不情愿地向皮二爷拱了拱手：“恭喜了。”说完，扔下坐在地上的二少爷头也不回地走了。

新娘子问皮二爷：“他是谁呀？”

“金匮银楼的贾老爷呢。”

新娘子撒娇道：“我要金匮银楼的首饰。”

皮二爷眼一瞪：“老子不稀罕！”

新娘子不知皮二爷为啥突然变脸，不敢言声。她解下头上的浩然巾，蹲下身子，很和善地给贾二少爷戴上，说道：“真好看呢。”

二少爷破涕为笑，站起身来，说了声：“谢谢大姨。”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

28

二少爷头戴着新娘子的浩然巾乐滋滋从码头上回来，刚走到银楼前厅的柜台旁，贾老爷就冲上来，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气急败坏地夺走了他头上的浩然巾，扔出门外。二少爷顿时大哭大闹起来。二少爷挨了贾老爷的打，一下子变得蔫头耷脑的。

12